



# 情侠三千里

台湾

卧龙生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第十章 修理菜鸟乐无穷

晌午时分，南宫丽珠笑嘻嘻地拿着一个小包袱走了进来，小洁手提食盒及一壶酒笑嘻嘻地跟了进来。

在小洁摆设食盒及餐具之际，南宫丽珠打开小包袱自里面取出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道：“令使，此乃家兄行走江湖常用之面具。”

说完，立即递给封雄。

封雄首次接触到这种玩意儿，边瞧边问道：“令兄目前在何处？”

“他已混入排帮，目前已是一名堂主，可能会参加端阳一战！”

“那他用不着这付面具啦？”

“那边呢？”

“本帮护法，行吗？”

“哇操！会不会使邓大庆有顾忌呢？”

“格格！他已中了‘摄魄丸’之毒，敢不合作吗？”

“哇操！高明！丽珠，你真有办法！不过，他会不会瞧出我是冒牌货呢？”

“谢谢！令使，此面皮制作得甚为精巧，你只要避免说出‘哇操’二字，不会有事的！”说完，轻柔地替他戴上面具。

封雄只觉戴上面具之后，除了有点儿别扭之外，毫无粘湿或窒息之感，不由颌首道：“不错！挺舒服的哩！”

南宫丽珠起身取来一面小圆镜，依偎在封雄的右侧，将小圆镜放在他的面前脆声道：“令使。这副面具不会埋没你的俊逸吧？”

“哇操！比我还富有男人气息哩！令兄昔年一定以这副容貌令不少的姑娘们神魂颠倒，茶不思，饭不想吗？”

“格格！此乃家兄之私事，属下并不知道哩！”

“哇操！但愿他没有做过始乱终弃之事，否则，我就要替他背黑锅了！”说完，立即轻轻地卸下面具。

“格格！家兄的眼界甚高，不会有这种事啦！”

封雄见她在有意无意之中，一直将身子轻擦着自己，立即含笑道：“哇操！丽珠，你立此殊功，我该如何谢你？”

“不敢！属下兄妹自幼即蒙夫人抚育，理该效力！”

“哇操！此事与本帮及夫人无关，是我在感谢你哩！你说吧！”

“这……属下不敢放肆！”

“哇操！直说无妨！”

“听说令使不但文武双全，胆识超人，而且有‘那方面’独具异赋，您如果肯施舍，属下愿戮力以侍！”

封雄心中一跳，道：“哇操！你听谁说的？”

“令使独力挑去炼魂堂，本该千刀万剐，如今却蒙夫人赏赐碧血匕，可见您必已得到夫人之恩宠！”

“哇操！聪明！太埋没你了！不过，你如果知道我在拢红楼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更加骇异的！”

“格格！碧血匕即是明证，属下何需再去探听呢？”

“好吧！名师出高徒，我倒要见识一下你之高招！”

“令使，你不先用膳吗？”

“秀色可餐，吾不在乎这些菜肴矣！”

说完，立即将她搂入怀中。

南宫丽珠自动献上樱唇，蓬舌轻吐，熟练地吸吮舔舐起来。

封雄乍遇这种销魂滋味，双掌立即在她的酥背及圆臂活动着。

小洁识趣地将榻上被褥铺妥之后，立即出房把风。

好半晌之后，南宫丽珠方始依偎在封雄的怀中，缓缓地走出书房。

\*\*\*\*\*

华灯再上，封雄在南宫丽珠及小洁侍候之下，泡个热水澡，梳理的发齐衣鲜之后，方始带上面具。

他在书房翻阅诗集，二女在房中打扮一阵子之后，立听一阵敲门声音，小洁立即笑嘻嘻的前往开门。

“邓公子，您来了，您可真守信哩！”

“哈哈！伊人有约，怎可不来呢？”

房门一锁，南宫丽珠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脆声道：“庆哥，您可来了，家兄已经恭候已久矣，请！”

封雄含笑起身，只见一位体态魁梧，浓眉虎目，相貌端庄的二十余岁青年穿着厚袄，跟着南宫丽珠走进书房。

“庆哥，他就是家兄南宫仲，大哥，他就是丐帮帮主得意高足，目前掌理丐帮令箭之‘开碑手’邓大庆大侠！”

邓大庆忙拱手道：“不敢当！在下邓大庆见过南宫兄。”

封雄拱手道：“人中之龙，妹子，你真有眼光，请坐！”

“谢谢！南宫兄，请！”

三人一入座，小洁斟上香茗之后，立即去准备酒菜。

封雄含笑道：“在下午前甫抵达此地，舍妹即一直推荐你，而且说你今日会来此地，在下真是企盼已久矣！”

“不敢当！小弟愧蒙令妹抬爱愿以身相许，若非目前情况不宜，小弟早已与令妹长伴相随矣！”

“哈哈！快人快语，够豪爽，在下很高兴能够结识你！”

二人又寒暄片刻之后，小洁已送来酒菜。

封雄含笑：“小洁，是不是没有酒了？”

“这……有呀！”

“难得有贵宾登门，你就去抬坛美酒来吧！”

“是！”

邓大庆忙道：“大哥！”

“哈哈！丐帮以酒量及骨气闻名于江湖，无妨！无妨！”

邓大庆乍听“骨气”二字，双颊倏地一红，封雄立即付

道：“哇操！这小子还会脸红，嗯！还有药可救！”

南宫丽珠亲手执壶替封雄二人各斟了一杯酒之后，封雄举杯道：“妹子，你也来杯酒吧！小兄祝你们早日百年好合！”

说完，立即一饮而尽。

邓大庆望着娇羞的南宫丽珠，心中一荡，立即一饮而尽。

封雄的爽朗笑声及劝酒之下，那壶酒迅即清洁溜溜，不过，书房中的气氛，立即融洽和谐，笑声连连了。

不久，小洁果真与一位少女抬来一坛酒。

封雄一见那位少女竟是小翠，正在思忖之际，小洁已经脆声道：“大爷、邓公子、对不起，这位姐姐有事要向姑娘提提！”

封雄心中一动，忖道：“哇操！她一定是来传连柳英英的指示，我可不能让她破坏了我进入丐帮的机会。”

他立即含笑道：“你不是小翠吗？”

小翠虽然不认识戴上面具的封雄，不过，她却对封雄的嗓音有点熟，她的双眼一转，立即含笑道：“是呀！请恕小婢健忘，不知……”

“哈哈！上回刘掌柜宴客时，我见过你一面哩！小丫头，越来越俏啦！”

小翠一听刘掌柜，立即悟出他在指刘双琦，同时也认出封雄，她立即惊喜地道：“真该死，小婢以这杯水酒谢罪！”

说完，立即自柜中取出酒杯，自斟自饮一杯。

“哈哈！你先去忙吧！待会再来喝几杯，庆弟，咱再来干

一杯吧！”

南宫丽珠含笑告罪起身之后，立即与小翠走入房中，只听她低声问道：“小翠，你不是在总舵吗？”

原来娇艳及娇媚奉命下令帮中弟子监视封雄及扩大他与各大门派高手仇隙，忙了一阵子之后，突然忆起漏了南宫丽珠这儿。

她们二人不敢向柳英英提及此事，悄悄地商量之后，立即吩咐小翠来此传达命令，同时吩咐小翠不得外泄此事。

小翠一听此事对封雄不利，心中本就矛盾万分，此时一见封雄居然离奇的在此出现，她在欣喜之下，立即有了主意。

只听她低声道：“朱姐，封少侠原来是在你这儿呀？他可真是闻香而来哩！瞧你春风满面，一定乐不可支吧？”

“去你的！你就是专为找他而来此地的呀？”

“是呀！他呀！到处乱晃，一天到晚找不到人哩！”

“格格！是夫人在找他吗？”

“是艳姐和媚姐在找他啦！他既在此地，那就没事啦！”

“他明早要和邓大庆回丐帮哩！”

“啊！他要干什么？”

“又身涉险建殊功呀！”

“原来如此！”

突听封雄叫道：“喂！小姐们，你们聊够了吧？快进来啦！只有酒没有你们，气氛就逊色不少啦！”

小翠微微一笑，立即与南宫丽珠走了进来。

小翠，来！坐在我这儿，上回被你溜了，今晚不准你再溜

啦！”

小翠拿着酒杯坐在封雄的左边之后，书房中的气氛更热闹了，一杯杯的醇酒也纷纷下肚了。

这场酒宴真是皆大欢喜，只听邓大庆打个酒呃道：“大哥，小弟一向以酒量甚豪自傲，今日一聚，方知人外有人，佩服！”

“哈哈！过瘾！真过瘾！庆弟，小兄巴不得能够一直与你饮个痛快，可惜，小兄明日必须启程赴岳阳了。”

“职！这么巧，小弟正欲返总舵，何不相偕同行！”

“哈哈！缘！咱们真是有缘！好！咱们就包一部马车，车中载满美酒，沿途饮个痛快，如何？”

“好！小弟难得有这种略尽心力之机会，小弟这就去安排吧！”

“不！不！这种芝麻小事交给小洁去办，你和珠妹即将分别一阵子，今夜可要好好的叙叙情哩！”

说完，掏出一张银票要递给小洁。

邓大庆忙道：“小洁，你把我这块令牌交给大门右墙角那位小叫化，吩咐他明早辰初时分雇车备酒来接我们，知道吗？”

说完，立即掏出一个紫竹令牌。

小洁接过令牌，立即含笑离去。

封雄哈哈一笑，道：“妹子，你这儿有空房吗？”

“有！左侧那间就是小洁之住处。”

“哈哈！庆弟，春宵一刻值千金，小兄告退了！”

说完，立即搂着小翠朝外行去。



小翠跟着封雄入房之后，立即关上房门低声道：“少侠，夫人已下令本帮所有的弟子监视你及扩大你与各大门派高手之仇隙哩！”

封雄心中一凛，低声问道：“他们要如何整我呢？”

“我也不知道！你要自己小心些吧！”

“哇操！她们果然对我来这一套了，很好！谁怕谁！”

“少侠，你与邓大庆在一起，本帮弟子一定认不出你啦！”

“哇操！南宫丽珠不会向夫人报告吧？”

“一时尚不会，因为，她以为我会向夫人报告。”

“哇操！她们迟早会知道此事，你脱不了责任的！”

“我不怕！我已经偷到了解药，大不了一逃了之，何况，帮中之人因为帮主之事，对夫人暗中不满，鬼头帮迟早会垮的！”

“哇操！真的如此吗？”

“不错！范堂主昨晚回来之后，曾经与刘堂主秘谈，正好被我偷听见，他们也在作最坏的打算啦！”

“什么打算？”

“端节之战，本帮若居下风，他们要趁机溜回此地夺取财物一走了之。”

“此地有财物吗？”

“不错！就在暗道的某处，只有他们少数几人知道，听说不少哩！反正都是不义之财，你不妨黑吃黑抢走！”

“哇操！小翠，你为何对我如此好呢？”

“我……我也不知道，时候不早，我该回去了！”

说完，突然深深地吻着封雄。

她离去之后，封雄摸着嘴唇怔了好阵子，才上榻休息。

翌日卯中时分，小洁笑嘻嘻的送来盥洗用品及早膳，封雄口气，含笑道：“小洁，不好意思，占了你的榻！”

“今使，你太客气了，珠姐她们在用膳，您请用膳吧！”

封雄漱洗及用膳之后，走出房门，立即看见邓大庆及南宫丽朱走了出来，他含笑道：“贤伉丽，早呀！”

邓大庆双颊一红，道：“大哥，咱们走吧！”

“请”

他们走出大门之后，立即看见一位魁梧中年人跃下车辕问道：“在下鲁达，请问是不是二位公子雇的车？”

邓大庆含笑道：“不错！直达岳阳，大哥，请！”

封雄望了南宫丽珠及小洁一眼，立即进入车厢。

邓大庆上车之，民车立即平稳的驰去。

封雄不愿与他坐得太近，免得被他瞧出自己戴了面具，因此，立即抱了一坛酒道：“庆弟，你可真罩，果然有酒哩！”

“哈哈！大哥肯赏脸，小弟怎可不尽心力呢，请！”

说完，自行拍开一坛酒的泥封，张口汲酒。

封雄依样画葫芦的运起功力一吸，酒箭立即源源不绝的射入口中。

好半晌之后，两人方始收口互视一笑，只听邓大庆含笑问道：“大哥，你此去岳阳，是公事？还是私事？”

“公私兼顾。”

邓大庆倏地传音问道：“你是否要监视在下？”

封雄亦传音道：“没这必要，我另有任务！”

邓大庆轻轻颌首道：“大哥，小弟对岳阳甚熟，您若有兴趣，小弟愿意充任响导游陪您畅游洞庭风光。”

“哇……好呀！我渴盼能够在清风明月下，一叶扁舟，与知己边畅饮边遨游洞庭，难得有你作陪，太棒啦！”

“哈哈！若沿途没有耽搁，咱们抵达岳阳之时，正好可以夜游洞庭！”

“哈哈！太好啦，但愿届时天公能赏脸放月姑娘出来亮相！”

“哈哈！贵客抵达岳阳，天公岂会不作美呢？”

两人边谈边饮，晌午之际，邓大庆吩咐车夫去买些汁味上车之后，酒兴更炽，根本不管车外发生了什么事？

可怜，那些鬼头帮弟子正在拼命的找封雄哩！

\*\*\*\*\*

马车日出而行，日落而息，接连驰行十天这后，终于在黄昏时分已经只距岳阳五里余远了。

邓大庆拍开一坛酒，笑道：“大哥，只剩这坛酒了，岳阳也快到了，咱们一人一半，感情才不会散，好吗？”

“哈哈！好！大大的好！请！”

“长者为先，大哥，请！”

封雄哈哈一笑，接过酒坛，张口就吸。

那知，他吸了片刻之后，只觉头儿一阵昏沉，立即止口讶道：“怪啦！我的头儿怎么突然昏沉沉的呢？”

话未说完，身子立即一晃。

邓大庆讶句：“怎么会呢？待我瞧瞧！”双掌立即一伸。

封雄正欲将酒坛推出，倏见邓大庆双掌一振，两道暗劲

疾撞中封雄的双肩，“砰！砰！”二声，封雄立即仰摔而去。

邓大庆接住酒坛，立即沉声一笑，将酒坛放在身侧，立即搜索封雄的衣衫，企图找出“摄魄丸”的解药。

那知，他立即碰到那柄以丝巾缠住匕身的“碧血匕”，他抽出一瞧，立即失声叫道：“天呀……是碧血匕！”

叫声甫出口，他警觉的立即车外探视。

封雄仰摔在地上半晌之后，只觉晕眩之感渐消，他一听见邓大庆的叫声，恍悟道：“哇操！狗急跳墙，他一定想找解药。”

他欲挣扎起身，却觉双肩疼痛，全身酸麻无力，不由暗道：“哇操！这家伙挺老奸的哩！这下子惨啦！”

只见邓大庆重又在他的身上仔细的搜寻一遍之后，传音问道：“朋友，识相些，早点把解药拿出来吧！”

“什么解药？”

“小声些！‘摄魄丸’之解药，明白吗？”

“我没有呀！在帮主手中呀！”

“哼！你敢骗我吗？”

“我真的没有呀！否则，早就被你搜出来了！”

“哼！若不给你吃点苦头，你一定不肯交出来！”

“哇……我真的没有解药啦！”

“哼！你能够拥有武林异宝碧血匕，必是鬼头帮的重要人物，岂会没有解药，还是趁早交出来吧！”

“哇……唉……你要我怎么说呢？”

邓大庆狞声道：“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为了要保住在丐帮的锦绣前程，非逼出解药不可！”

说完，右掌一扬，就欲按向封雄的身子。

“慢着！”

“你最好别碰我，否则，你必会后悔莫及！”

“你……你敢耍我！”

“砰！”一声，他的右掌已拍中封雄的“膻中穴”，只听封雄张口喷出一口血箭，两处受制的“肩井穴”立即被邓大庆源源输入的真气冲开。

邓大庆乍觉自己的功力往外疾泄，当然用力一挣。

这一来，功力泄出更疾了。

封雄伸出左掌扣住他的右腕，沉声道：“你后悔了吧？”

邓大庆只觉功力泄出更疾，骇得回头欲叫，封雄朝他的颈项一摸沉声道：“你想让他知道怡红院之事吗？”

邓大庆急忙连连摇头。

封雄双手一松，立即以袖一拭嘴角，所幸面具并无沾上血迹，突听车夫沉声问道：“禀掌令，需否属下效劳？”

“没事，迺驰总舵！”

“是！”

只见邓大庆拭去额上的冷汗，立即服下三粒药丸闭上双眼。

封雄传音道：“姓邓的，你这下子愉大了吧！”立即将“碧血匕”放回怀中，同时迅速地运行真气。

\*\*\*\*\*

马车在不到半个时辰之后，缓缓地停在一个气派的大门外面，封雄跟着邓大庆下车一瞧，立即付道：“哇操！丐帮越来越有气派啦！根本不穷嘛！”

挺立在大门前面的四名年青叫化整齐划一的举起叫化棒喝道：“参见掌令！”

邓大庆沉声道句：“免礼！”侧身对封雄道：“请！”

封雄道句：“谢啦！”立即跟着他朝内行去。

封雄刚踏入院中，立即看见二十余外的大厅中正有盛宴，他立即暗暗皱眉道：“哇操！但愿没有熟人！”

邓大庆带着封雄走到厅前阶下之后，立即“立定”。

站在厅前那六名中年叫化最右侧那人朝邓大庆拱手之后，立即稳步行入厅中，封雄的心儿立即紧张起来。

半晌之，那人走出厅外朗声道：“禀掌令，请！”

邓大庆低声朝封雄道句：“请稍候！”立即稳步循阶而上。

封雄在他入厅之后，凝神一听，立即听见邓大庆朗声道：“参见帮主。”

“哈哈！大儿，你回来得正好，快见过师太及大师！”

“是！晚学未进参见师太、大师，二位金安！”

立听两声苍劲的“阿弥陀佛”及一阵中气十足的女人声音道：“邓施主，贫尼瞧你这气色，似乎……”

倏听邓大庆接道：“多谢师太垂询，晚辈连日赶路，身子稍乏！”

“庆儿，听说你带来一位贵客，母请他进来一会吧！”

“禀帮主，那人复姓南官，单名仲，乃是弟子新结识之友，为了避免打扰清兴，弟子想请他先至后厢休息！”

“好吧！你就代为师的先向他致意吧！”

“是！”

封雄暗暗地嘘了一口气，忖道：“哇操！这名老尼姑的功力挺足的，一定说是那位丹心师太啦！”

思忖之间，邓大庆已含笑走下石阶，只见他拱手道：“南宫兄，敝帮主正在接待贵宾您请先移驾客房吧！”

“好！有劳引路！”

“请”！

封雄跟在邓大庆的身后，沿着厅右那条青石地面前行半晌之后，立即走入一间整齐干净的房中。

邓大庆朝窗外瞄了一眼，低声道：“铁心庵庵主及少林掌门在此作客，希望你别轻举妄动，如何？”

封雄含笑道：“放心！我很困！明早见！”

说完，径直弯腰脱靴。

邓大庆一沉吟，立即带上房门离去。

\*\*\*\*\*

一夜无事，翌日一大早，封雄刚醒过来，立即听见远处传来霍霍风声，他匆匆的穿上衣靴，立即走到窗前。

只见远处雪地上面，正有三十余名年纪不一的叫化子在练功，封雄瞧了半晌之后，忖道：“哇操！挺不赖的嘛！”

他走入偏旁，一见壁前木架上面已经摆着干净的毛巾及一个连盖的木桶，他掀盖一瞧桶中之水已经结冰，立即微微一笑。

他放下桶盖，以手指搓揉双眼，悄悄地朝面具按了数下之后，正欲走回房中，立即听见一阵步声传了过来。

他立即含笑坐在椅上。

“毕剥”声响之后，立听邓大庆唤道：“南宫兄，你醒了

吗？”

“邓兄，请进！”

房门一开，立见邓大庆唤道：“南宫兄，你早呀？”

“邓兄，你早！”

房门一开，立见邓大庆带着一名年青叫化走了进来，封雄一见年青叫化子右手提着热水，忙起身道谢。

邓大庆含笑道：“南宫兄，敝帮帮主在半个时辰之后，请您入厅用膳，届时小弟会再来相请！”

说完，立即转身离去。

封雄在年青叫化放妥热水之后，立即入内漱洗。

他仔细地检查面具之后，立即默默地盘坐在榻上调息。

不久，邓大庆再度来临了，只听他低声道：“丹心师太及慧远大师待会亦在塌，你自己多加小心些！”

“朋友，记住！别扯上怡红院那件事，否则，我除了矢口否认以外，另有法子留下你，你明白吗？”

“哼！少噜嗦！我不是被人唬大的！”

“你……”

“走吧！饭前饭后最好别动怒，否则，有碍肠胃哩……”

说完，迳自朝外行去。

邓大庆气得身子一颤，不过，他旋又咬牙切齿地忍了下来，只见他加快脚步走到封雄的左侧，立即挂着笑容朝前行去。

封雄在沿途之中，一见在远处院中练武之人根本瞧也不瞧自己二人一眼，不由暗赞这批人之专心及见多识广。

他跟着邓大庆来到大厅阶前，由于事先已有吩咐，因



此，两人未待通报即朝厅中行去，封雄的心儿暗自紧张了。

封雄甫踏入大厅，立即听见一阵清朗的声音道：“欢迎南宫大侠光临丐帮破窑，庆儿，看座！”

那清朗的话声洋溢着热忱及谦虚，封雄油然而生起好感，立即拱手注目道：“晚辈南宫仲冒昧来访，尚祈见谅！”

“哈哈！英雄出少年，欢迎之至！”

封雄在邓大庆含笑引导之下，坐在厅左侧第五张座头上面，他一见邓大庆迳自坐到右侧第一张座头上面，不由暗怔。

倏听厅外阶前传来齐声喝道：“师太、大师、金安！”端坐在大厅中央的那位俊逸中年人立即含笑站起身子。

封雄一见邓大庆站了起来，他立即也起身望向厅外。

只见宝相庄严的丹心师太和慈眉和颜的少林掌门慧远大师并肩步入大厅，由慧远大师走在左侧，可见丹心师太比他还高一等。

封雄一见到他们二人，立即由衷肃然的瞧着他们，可是，当他瞧见跟在大师身后的悟觉和尚时，他暗自紧张了。

悟觉望了封雄一眼，神情稍愕，眉头立即一皱！

封雄暗自祈祷道：“哇操！蚬面豆腐，悟觉，你可别瞧出我呀！否则，可要伤番脑筋及费番唇舌了！”

倏觉两道灼灼目光射了过来，封雄一见到丹心师太正在凝视着自己，慌忙将目光移到跟在她身后的那位妇人。

当他望见那位三旬余秀美妇人之时，身子倏地一震，心儿立即疾跳，忖道：“哇操！她的相貌怎会与那个恰查某（指陈素雅）如此酷肖呢？”

嗜私